

# 胡同里的乡愁

□ 李予阳

初夏,伴着浓荫中响亮的蛙鸣,去访问老舍故居。这里也是老舍纪念馆,是北京市人民政府1987年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

老舍先生的家在一个胡同里——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老舍在北京解放前后住过的地方共有10处,其中解放前9处,解放后1处。新中国成立后,他应周恩来总理之邀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就买了丰富胡同的这座四合院,直至辞世。老舍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长达16年。

这里闹中取静,离王府井商业街和著名的东安市场不远。灰色的院墙普普通通,从外面看不出这里曾生活过一位著名作家。走进门,迎面是一面影壁,上面是老舍的夫人胡絮青手书的“福”字。小院不大,很幽静,没有熙来攘往的游客。但是我心目中老舍的家似乎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像老舍的为人、老舍的作品,平实、朴素。

院中正房(北房)三间,明间和西次间为客厅。西耳房是老舍自己选的卧室兼书房,这是全院中最静的地方。房间很朴素,除了墙上挂着的老舍夫人胡絮青的字画,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书桌上有老舍生前用过的眼镜、钢笔、墨水笔、烟灰缸、台灯、收音机和台历等。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北京市作协主席,老舍家里也没有什么显示辉煌履历的象征,只有展室里展陈着一部部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老舍出身穷苦人家,父亲很早就去世,母亲并不识字,但性格隐忍坚强,是对老舍影响最大的人。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19岁时曾担任过今天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他在业余时间到西单的缸瓦市教堂学习英语,后来还到英国教授汉语。这些经历都融入他的作品。

老舍创作了《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塑造了骆驼祥子、祁老太爷等不朽的人物形象。他赢得了大家的衷心喜爱,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是对于文学,他永远保持着谦卑的态度。故居墙上,挂着老舍1938年加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的入会誓词,誓词朴实无华,真切动人——“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 草木声息

栀子花其貌不扬,香气不俗

初夏的某天早上,岳母给我打电话说,她家后山的栀子花开了,漫山遍野都是,还飘着香味儿。不难听出,她语句中的兴奋和喜悦。

栀子花,又名栀子、黄栀子。属茜草科,为常绿灌木,枝叶繁茂,叶色四季常绿,花芳香。除观赏外,其花、果实、叶和根可入药,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尿,凉血解毒之功效,同时其花瓣还可做菜吃,味美且芳香。

双休日,我开着车偕同妻子回到岳母家后山采栀子花。刚到山脚下,抬头远望,山上的栀子花一片片、一簇簇,洁白无瑕,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像是用白玉雕成的花朵,又像是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清纯少女,把山林打

## 流年

# 麦收时节

□ 远芳

走出老舍故居,漫步在他所居住过的胡同里,我竟然起了

乡愁,对于传统生活的乡愁

阳光明媚。院中的两棵柿子树是老舍和夫人一起种下的,老舍的夫人把这个小院子称为“丹柿小院”。柿子树长得十分茂盛,倾泻下一片绿荫。可以想见深秋柿子红时,老舍和夫人在树下静静欣赏那些美丽的小灯笼,该是怎样温馨的一幅画。

老舍先生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6年。话剧《方珍珠》《龙须沟》《茶馆》《西望长安》以及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等24部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老舍是我喜爱和敬重的作家。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也写了一辈子北京。他爱北京,爱平民生活。他倾注感情写普通人,车夫、巡警、糊棚匠……他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同他们一起欢笑、流泪。老舍的作品总是那样情真意切,朴实无华。他用老百姓的语言,写出京味十足的北京生活。

在小说《四世同堂》里,他写老北京人如何过中秋节,为我们描绘出北京风俗画。他还写了北京人的性格特点,比如讲求礼数、隐忍求安。

在散文《想北平》里,他为我们描绘出的老北京令人向往:“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走出老舍故居,漫步在他所居住过的胡同里,看胡同人家种的丝瓜、梅豆,门上贴的门神、对联,听街坊四邻的彼此寒暄,恍惚走进老舍笔下那个自然清新、人情温暖、生活方便、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感到自在安适的老北京。我竟然起了乡愁,对于传统生活的乡愁。

想念老舍,想念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东西。

## 《茶馆》为啥能热60年

□ 许民彤

流行的、通俗的文化消费占据着大部分的文化艺术市场,但真正具有一个时代生活、文化和精神影响力的却是高雅、严肃、经典的文化艺术。

当代社会的文艺生态,应该怎样呈现呢?一般来说,文化艺术应该是普及的、日常的,渗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这是文化的大众化特点。但是,文化艺术又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普通的层面上,它还必须有一些能够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触及我们生命和灵魂的内容。这就是说,文艺创作除了有流行的、时尚的、繁华的部分,还必须要有深层的、博大的、宏远的内涵意蕴,有代表时代精神、构建主流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显然,当下那些低端化的娱乐至死的文艺作品,是承载不了这个担当的。

## 栀子花开了

□ 刘立新

花瓣中间黄色的花蕊,然后用手把花瓣揉皱揉软,直至有汁水渗出,再用清水漂去花中的苦涩味,最后捞起来,加入佐料凉拌。吃起来清凉可口,口齿生香,还可加入韭菜素炒,也可和腊肉一起荤炒……

妻子说,栀子花虽然是一种极普通的花,但是它全身是宝,花瓣当菜吃,花蕊泡茶喝,根和果均是治病的良方。妻子一个劲地夸栀子花。末了,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一脸忧伤地对我说:“往年这个时候都是我爸给咱们送栀子花,可现在……”

岳父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锥心刺痛。自从我和妻子结婚以来,每年栀子花开的时候,岳父总会捎几袋栀子花送给我们做菜吃、泡茶喝。他常说:“夏天吃栀子花好,清凉;花蕊泡茶喝,可清肝火。”

岳父是一位老党员,生活在偏僻的小山村里。岳父早年在乡林场工作时,曾带领全场职工开荒,造了一片片的林子,后来

处,便是我们的村庄。村庄里,绿树红瓦之间,有袅袅炊烟慢慢爬上天空。在路上,我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戴着斗笠,开着手扶拖拉机在奔忙。

麦收是忙碌的,得赶着时间争分夺秒地把成熟的麦粒收回去。往往是天不亮人就到了地里,天黑严实了人还在地里。麦收是辛苦的,太阳明晃晃地炙烤着大地,炙烤着在天地间劳作的人,汗水透湿了衣服,湿透了头发,来不及擦拭便流到眼睛里,刺得眼睛生疼。而那些被晒得黑红的脸上,都是开心和喜悦。麦收的时候,脱粒机日夜轰鸣,夜里,车前那束刺向前方的光影里头,有被粉碎的麦芒的碎屑飞舞,有追光而来的蛾子飞舞。

收麦子的时候,乡亲们最关注天气预报,最好是不下雨,天天是明晃晃的大太阳,痛痛快快地收了,晒了,卖了或者是存上。倘若有雨,那便是和雨赛跑,要及时把麦子装袋收回家。倘若是连阴雨,那收回来未干的麦子便



老舍故居。

李予阳摄

## 学好普通话,

## 不仅是

## 为了“说话”

□ 余颖

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

通话,会怎么样?

前些日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其间,勾勒出语言文字与贫困之间的某些联系。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脱贫工作的重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普通话普及率不高,基本上都呈现出了语言或方言较为复杂的状态:这14个特困地区中有11个地区涵盖少数民族居住区,基本上覆盖了北方、吴、湘、贛、客家、闽、越等几大方言区及内部一些次方言区,有好几个地区还处于两大或几大方言区交界地区,方言使用情况更为复杂。

语言交流障碍,往往会阻碍劳动力在市場中的流动。研究表明,在一国内部,会说通用语言者比只会说本族语言者的收入要高,而双语教育与经济收入之间基本呈现正相关的方式。曾有学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滞后是因为其教育水平滞后,但是中国劳动力调查等大量第一手数据证明,影响少数民族人口就业和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普通话能力的薄弱。

对于汉语方言区的特困地区来说,加大普通话推广力度,提升当地人的普通话水平同样具有基础性作用。因为各种方言间的差异极大,已经不亚于另一门外语,同样会阻碍劳动力的市场流动。一项研究指出,在不同方言大区之间,方言距离每增加1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会降低3%左右。大量研究还证明,只会说方言者的经济收入也往往会比说通用语者要低。因此,扶贫必先扶智,扶智应先通语。

目前,我国还有30%,即4亿多人口不能用普通话交流,尤其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年—2020年)》首次提到了语言要素,即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与语言因素相关的政策表述多次出现,比如建立健全双语教学体系、加大双语教师培训力度、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等。要注意,扶贫工作中的双语可不是指中英双语,而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

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三部门联合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计划的制定宗旨就是要充分发挥普通话在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增强就业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泸西县白水镇小直邑村属于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区。当地准备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发展休闲旅游和第三产业。但是村民的普通话能力有限,村里年纪大一些的老人说不好汉语,日常交流都讲彝语。随着小直邑村民族文化村建设不断推进,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大家免不了要与外界交流,不会说普通话就成了的一大障碍。

2016年,泸西县白水镇小直邑村为此专门开始举办普通话培训班,培训当地妇女做导游。2年后,小直邑村开展的休闲旅游已小有名气。其中,会说普通话的一批人,开始慢慢富起来了。

会被捣坏,地里未收的麦子会发芽。所以收麦子的时候,大家都行色匆匆,忙忙碌碌,顶多见面的时候交流一下天气预报,不能再停下来说说家长里短。那些话,要留到麦子入了仓,秋玉米种到土里,到夏天的午后去说,到夏夜有风的路口摇着蒲扇去说了。

如今收麦子虽然忙碌劳累,但是和从前比起来,已经算是舒服多了。小时候,收麦子只能是人工拿镰刀割,所以那时候叫割麦子。我们小学生还有个假期叫做麦假,顾名思义就是割麦子时候放的假。因为老师要回家割麦子,孩子们也回家帮忙割麦子。割麦子的时候,将麦子割下来捆好,拉回到麦场里,堆成一个高高的麦子垛。打麦机轮着在各个麦场工作,好几家人一起合作,争分夺秒地打麦。打麦机是论时间收费的,有些人着急,往里塞麦秸塞得太快太多,把打麦机“噎”得直喷黑烟。那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拿簸箕在打麦机出麦粒的口那里接麦粒,一个簸箕满了,就赶紧拿另一个簸箕换上,把满的那个端

走,倒在远离打麦机的空地上。

一个高高的麦子垛矮了,小了,没有了,一个麦粒堆从没有到小,到大,到很高,一个松软的麦秸堆也出现了。即使戴着帽子,穿着长袖,戴着口罩,头上,身上,鼻腔里面,也全是麦芒的碎粉末。躺倒在刚打完的麦秸堆上,松软当中有一点点扎人。麦秸被粉碎以后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拿斗笠给自己扇着风,望着满天的星星,村里的公鸡开始啼叫。天还没亮,谁家又把手扶车摇开了,狗一阵吠,而我疲倦地合上眼睛,被麦秸的清香包围着沉沉睡去。麦场旁边就是我的菜园,过了冬又过了春的大葱结着葱帽,有些葱帽已经开满细细碎碎的小花,黄瓜已经有手指粗,顶端的小黄花还娇艳着,西红柿还没有变红,土豆已经滚圆,扁豆也开始能炒着吃了。

我多么想念那些时光!想念麦浪滚滚,想念麦秸的清香,想念那些黑红的脸庞,想念麦场上方的天空,还有那满天的星星。